

The Dialogue Of Thinking With Poetry

思与诗的对话

——海德格尔诗学引论

余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思与诗的对话

——海德格尔诗学引论

余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晨 清

责任校对：任戈建

封面设计：陈建刚

版式设计：洪 泯

思与诗的对话

SI YU SHI DE DUIHUA

——海德格尔诗学引论

余 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
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247 千字

1991 年 7 月第 1 版 199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7—5004—0992—3/I. 103

定价：5.0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深入解说海德格尔诗学的专著。该书一方面深入阐释了海德格尔晚期对存在、生存、真理、语言、思想、归家等基本问题的诗性沉思；另一方面则着重阐释了海德格尔如何深刻地批判传统美学和重建非美学的诗学，如何对以下问题作出奇特而精彩的追问：诗化为何是本真生存的本质？诗为何是存在之歌吟？艺术为何在世界与大地之间？贫乏时代的诗人何为？当代艺术的位置何在？艺术是否还是人生存的本源？美学的沉思为何已经终结？新的艺术之思将如何开端？……本书还考察了海氏总体哲学与现代西方艺术的深刻关联，并在海氏诗之思的地平线上重新透视了中西艺术的诗意形态。海氏之思以艰深著称，但本书深入简出，对有关问题作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解说。

献 给——

有雨青城的日子

目 录

导言:返回诗的存在之思

第一章 人:存在之诗

- 第一节 作为此在的人
- 第二节 此在生存的基本方式
- 第三节 日常生存方式与本真生存方式
- 第四节 本真生存的诗性

第二章 美学的终结与诗之思的开端

- 第一节 作为形而上学的美学
- 第二节 美学的终结与尼采的问题
- 第三节 黑格尔:美学的挑战

第三章 艺术:“真”的事件

- 第一节 艺术思考的准备性步骤
- 第二节 作品:在世界与大地之间
- 第三节 艺术:真之事件在作品中的发生

第四章 诗:存在之歌吟

- 第一节 诗:源始的居之筑
- 第二节 诗:源始的尺度之筑
- 第三节 诗:源始的语言之筑
- 第四节 诗:艺术之本性

第五章 艺术:在现代之命运

第一节 艺术何在？

第二节 诗人何为？

第六章 解释：思与诗的对话

第一节 思与诗

第二节 解释循环与解释的本真性

第三节 让诗歌言说静静地歌唱

第七章 美：存在之光

第八章 海德格尔哲学与现代缪斯

第一节 去蔽：真之还原

第二节 焦虑：站入真之畏

第三节 神性：绝望之希望

第九章 中西艺术：世界·大地·之间

第一节 艺术的三大形态

第二节 世界性艺术：我与你

第三节 大地性艺术：它

第四节 阴阳·悲剧·荒诞

结 语

后 记

导言

返回诗的存在之思

林是树林的古名。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做林中路。

每个人各奔前路，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

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误入歧途。^①

——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精神生命的大部分光阴是在他的家乡——黑森林中度过的，这不仅是一个事实，而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象征。仿佛海德格

^① 海德格尔：《林中路》，见《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74页。

尔受天命所遣而必得穿越一片巨大的黑森林,向某个家园“返回”。

返回的路,歧路丛生,不知所向,看看是一路远伸,又突然径断迹灭,看看是举足无路,又突然峰回路转。我们将要跟随的这位苦行者既饱尝了迷路之苦,又痛饮了得路之乐。巨大的黑森林森然无际,使行路人畏足,而“家”的呼唤更召人应命,使这位苦行者不得不拼死而前行:

苦行而不停步
追问与迷误
系于你孤独之途。^①

这条穿越黑森林的归“家”之路,就是回返“存在”的路,就是回返“诗”的路,因为舍此,人啊可有更好的居处?

在人类“无家可归”的时代,寻找人抛离的“家”,这便是海德格尔诗之思的足迹。路途漫漫,不见天日,然而,

你所寻者近了,并已前来欢迎你。^②

一 诗人思者的踪迹

从表面上看,海德格尔教授矮小瘦弱,浓密乌黑的头发中夹杂着白发。当他从山上的滑雪小屋中出来欢迎我时,穿着地道的斯瓦比亚农民服装,他在弗莱堡大学任校长期间也常常穿这种服装。他足蹬一

① 海德格尔:《诗人思者之一》,见《诗·语言·思》,英文版,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71年,第3页。

② 荷尔德林:《归家》,见海德格尔《生存与存在》,英文版,芝加哥,雷勒里出版公司,1968年,第239页。

双厚重的方头滑雪靴(那正是夏天),这更强烈地突出了他与土地的关系……^①

这大概就是海德格尔?农夫?森林中人?这大概就是地道的海德格尔。也许,正是在无阻隔的天地自然之间我们遭遇到诗人思者——海德格尔。

乔治·斯坦纳曾在《海德格尔》一书中这样端出在世人心目中的海德格尔两面相:

正面:“海德格尔逝世之际(1976年5月26日),许多法国哲学家断言,在精神王国中,我们的世纪将是海德格尔的世纪,正如十七世纪可以说是笛卡儿和牛顿的世纪一样”。^②

反面:“他的著作是一簇令人费解的冗词赘语,他提出的问题都是假问题;他提出的学说——就其某些内容而言——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无意义的”。^③

究竟“海德格尔是一位啰啰嗦嗦的江湖骗子和良知的敌人;或者相反,海德格尔是一位具有洞察力的大师,一位其著作可以更新人的内在条件的哲学家与教师”?^④是非如何?难说。不过斯坦纳指出:“自苏格拉底以来,在整个西方思想史领域中,象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似乎没有其他例子可寻。”^⑤也许,争议对抗度的高低正是对思者之思的价值度量,显然,没有平庸之思能使人枉费口舌。思即启示。

仅此,就足以使我们注目海德格尔了。

这位矮小瘦弱的思想家生平平平如其外貌,没有“传奇”,甚至死板,近乎康德。不过,正如W.比默尔说的那样,“我们不能从他的生

① S. 斯克曼斯基语,见海德格尔《生存与存在》,英文版前言。

② 《海德格尔》,三联书店,1987年,第7页。

③ 《海德格尔》,第4—5页。

④ 《海德格尔》,第7页。

⑤ 《海德格尔》,第7页。

平去了知他的著述,他的著述就是他的一生。”^①的确,任何伟大的思想者都活在内在的“思”之中。思即人生。

对海德格尔的思而言,有三大事件尤为重要,这便是他与布伦塔诺、胡塞尔、荷尔德林三人的精神遭遇。

18岁的海德格尔有幸在当地一位牧师那里得到一本小书,这就是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论存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多种含义》,这本书触发了海德格尔对“存在”之意义终其一生的追问。布伦塔诺在书中列举了“存在”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的多种含义,于是,一个显然令海德格尔困惑和激动的问题出现了:如此了然的“存在”为何有这么多的意义?它最基本的、统一的意义何在?对此问题的沉思使海德格尔沉入西方思想的传统,这一沉入又使他发现,对存在问题的追问正是哲学的天命,且就是西方哲学史的“事实”。

在哲学中,一切存在者之存在是要被思考的东西。对于哲学的思考和探求而言,再没有比这个更为崇高,更为严谨的使命了。与此相反,各门科学都总是仅仅思考一切存在者中的一种存在者,仅仅思考一切存在者的一个特殊领域。它们只是经由一种间接的方式承担起对一切存在者的这一领域的探索,从来也不是以直接的方式来从事这一切。由于在哲学思考中最高的使命支配着一切,因而所有伟大的思想家思考着同样的问题。不过,这个‘同样的问题’是如此之精深,如此之丰富,以致于没有一个思想家能独自写尽它的奥妙;每一个思想家都将它更为严谨地托付给其他人。^②

这个“同样的问题”就是“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在《什么召唤思?》一文中明确指出,那在人生存的天命深处召唤人去思想,那最值得深思、最激发思想者就是“存在”。因为人在本性上就是追问存在的存在者,并且他总是先行对存在有所领悟地生存着。“在一切认识中,一切

① 《马丁·海德格尔》,英文版,纽约,1976年,“导言”。

② 《海德格尔论尼采》,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3—34页。

陈述中,在对存在者的一切关联行止中,在对自己本身的一切关联行止中,都用得着‘存在’(是)。而且这种说法‘无需深究,’谁都懂得。谁都懂得‘天是蓝的’、‘我是快活的’等等,……我们向来已生活在一种存在的领悟中。”^①与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使人与别的存在者区别开来,对存在有所领悟者生存在存在之澄明中。

“当你们用‘存在着’这个词的时候,显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相信领会了它,现在却茫然失措了。”^②在《存在与时间》的卷首海德格尔借柏拉图的话来表述了他本人对“存在”之当代处境的看法。这最熟悉者在今天却成了最陌生者,这最召唤思者在今天却成了最未与思者。于是,重视这最早引发思而导致人生存和历史之开端的“存在”成了海德格尔对一种天命的响应,这也铸就了他作为存在之思者的一生。

但是,如何通达这一古老的问题呢?如何穿越它被掩盖的历史呢?“路”的问题首次以触目的形式逼向了这位注定的苦行者。“也许,在路,路,这个词里隐藏着思维言说的一切秘密的秘密,……一切都是路。”^③“路而非作品,”^④这就是海德格尔的最高格言。无怪乎他以“路”来命名的论文举目皆是。希望在于道路!

正是在“路”的探索中,海德格尔首先遭遇到了胡塞尔。胡塞尔为他提供了一条现象直观的现象学之路,“这样,我在现象学观念的启示下,踏上了一条探究存在的道路。”^⑤

胡塞尔的现象学认为经验对象与经验对象的显现是两码事,一切经验对象都是在意向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当我们在现象学还原中不断括出经验成分之后,我们发现剩下的便是经验得以可能的意向

① 《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1987年,第6页。

② 《存在与时间》,第1页。

③ 珀洛勒:《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转引自《文史哲》,1987年第一期。

④ 珀洛勒:《马丁·海德格尔的思想道路》,转引自《文史哲》,1987年第一期。

⑤ 海德格尔:《我的现象学之路》,见《现代外国哲学》,第5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21页。

结构,凡经验都是在意向结构中建构的。意向结构是经验对象显现的基础,在意向结构中的显现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在现象中的显现者不同于现象。现象学要回到“事情本身”就是要回到非经验的“现象”而超越经验之“显现者”。为此,胡塞尔还设计了一系列还原的步骤(现象还原、本质还原、先验还原),这些便构成所谓的“现象学方法”。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在根本上启发了海德格尔,为他提供了一条通达“存在”的道路。不过,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了改造,使之成了“存在论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学”,从而将“路”的问题和“目的”的问题统一起来。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对“现象学”(Phenomenology)一词进行了解析。“现象学这个词有两个组成部分:现象和逻各斯(phenomenon 和 logos),二者都可以上溯到希腊术语:φαινόμενον(显现者)与 λόγος(逻各斯)。”^①通过对这两个组成部分的溯源考查,海德格尔表述了他对这两者以及现象学的基本理解。

在他看来,“现象”意味着“显示着自身的东西,显现者,公开者。”^②根据现象显示的不同方式,现象可分为:真象和假象两种。真象即指作为它所是者而显现者(甲显示为甲),假象即指作为它不是者而显现者(甲显示为乙)。海德格尔指出这两者都不等同于“现象”,而只是现象的两种形态。“现象”的基本意义就是“显现”,无论是甲显示为甲还是甲显示为乙,它们都是一种显现中的出场。为什么甲显示为甲?为什么甲显示为乙?作为这两者之共同的“显示”是怎么回事?这便是根本的现象学问题了。在海德格尔看来,如此之“现象”正是他要思的“存在”。“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化物。”^③正因为如此,“无论什么东

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5页。

②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6页。

③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45页。

西成为存在论的课题,现象学总是通达这种东西的方式,总是以指示方式来规定这种东西的方式。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①由此,现象学与存在论统一起来了,从现象学的基本方法来追问存在(现象)这一问题成为海德格尔存在论的根本特征,尤其是他的早期。

“现象学”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逻各斯。”海德格尔认为,尽管这一概念歧义很多,但其“基本含义是言谈”。^②“逻各斯是让人看某种东西,让人看言谈所谈及的东西,而这个看是对言谈者(中间人)来说的,也是对相互交谈的人们来说的。”^③与“现象”组合在一起的“逻各斯”作为“言谈”而昭示出“现象”的发生是在“语言活动”中实现的,它与人有关。只有在语言活动中,作为“真象”和“假象”的现象才会出现。“真在”指的是“把话题所及的存在者从其掩蔽状态拿出来,让人把它当作无蔽的东西来看,也就是说,揭示话题所及的存在者。”^④“假在”指的是“遮蔽这一意义上的欺骗(以让人来看的方式)把某种东西放到某种东西之前,从而却使这样东西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⑤为此,“现象学描述的方法的意义就是解释”。^⑥现象学作为解释学而成为海德格尔特有的方法。

利用解释学现象学的方法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一特殊的存在者之存在(此在)进行了分析,试图由此为直接的存在之思作准备,这便是所谓的“基础存在论”。

在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中,与其后期“诗学”有直接关联的是他对“本真生存”的分析(本书第一章要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隐约意识到本真生存的“诗性”。虽然该书并没

① 《存在与时间》,第45页。

② 《存在与时间》,第40页。

③ 《存在与时间》,第41页。

④ 《存在与时间》,第42页。

⑤ 《存在与时间》,第42页。

⑥ 《存在与时间》,第47页。

有直接提及“诗”这一问题，但细心的读者会留意到他曾提到“言谈”的“诗性”，^①虽一语带过，却意味深长，这与海氏后期经由语言的关注走向诗的阐释大有牵连。因为诗性言谈正是本真的言谈，本真的言谈与领会和解释是三位一体的现象，而这正是本真生存的本质与基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后期海德格尔将这种诗性的本真言谈看作存在出场的方式（被占用事件），而诗性的本真言谈就是“诗”。于是，对存在的追问由“此在分析”转入了“诗的沉思”，海德格尔的“存在论”也由“此在论”转入了“诗学”。

而对此一“转向”有重大激发作用的事件是海德格尔与诗人荷尔德林的神遇。

正是在“诗人之诗人”荷尔德林的启示下，海德格尔发现早期的解释学现象学之路在本质上应是一诗性之路，“存在之思”就是“诗性之思”。然而，作为解释学现象学的存在之思仍包裹在形而上学的语言方式中，从而遮蔽了“思”之“诗性”。作为诗性之思的语言活动在根本上是源于存在而达于存在的，因而，“思”其如“诗”，乃是对“存在之言说”的聆听与应答，人的生存便基于此聆听和应答。因此，不是首先因为人生存，存在才出场，而是相反，是因为存在要出场，人才生存。生存不过是存在本已出场的占用方式，是存在使人的生存成为它出场的方式。于是对存在的思考必须从存在到人，而不是从人到存在。这便是所谓海德格尔在三十年代后期发生的“转向”。

“存在”问题由此直接切入海德格尔追问的视野，而追问的方式也由解释学现象学直接转入了“诗性之思”，“诗”（以及各种艺术）成为此一追问的“中介”。

由于“存在”这一概念对海德格尔诗学的至关重要性，在此，我想对此作一预备性的简要解说，而存在之丰富的内涵将在海德格尔全部诗学的展开过程中逐渐显出。

纵观海德格尔一生对存在的说明，一般认为他是从三个方面来

^① 《存在与时间》，第198页。

把握这一概念的。

在早期,他主要从现象学之“现象”这一角度来把握“存在”的意义。在此的核心工作是区别“存在”和“存在者”,即所谓在一种“杆菌分离”中确定“存在论差异”,从而区分“存在之思”和“存在者之思”,返回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本源之思。

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就是现象学意义上的“现象”,它的基本含义是“显示”,“存在者”则是现象学意义上的在此显示中显出的东西。此显出的存在者可以是“真象”,也可以是“假象”,但无论如何它们是在“显示中”出场的。那使存在者作为真象或假象而显出之“显示”乃是“存在”。由此可见,“存在”不同于“存在者”。此外,作为“显示”的“存在”本身是隐蔽的,它只是使被显示者显出为一可见之对象(无论真象还是假象),它本身则隐于被显示者中而从不是对象,因此,它本身是隐匿的,是“无”。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海德格尔常用“光”这个隐喻来说“存在”。光照亮一切,让一切显明者出场,自身却隐匿着。为此,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在光中显出的对象,而遗忘了光本身。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之思就是典型的“存在者之思”和“对象之思”,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遗忘了“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差异,将存在混同于存在者,将光中出现的对象混同于光本身了。

形而上学常常从各种极其不同的角度说出存在,它引起并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它探究并回答了存在的问题。其实,形而上学从未在任何地方解答过存在之真的问题,因为它从没问过这一问题。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形而上学在思考存在的时候,只是把存在者当作存在者来描述,它指的只是作为整体的存在者,虽然谈的都是存在。形而上学谈到存在,指的却是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形而上学的命题,从头至尾都以一种持久的方法完全把存在和存在者混淆起来了。^①

^① 海德格尔:《回到形而上学的基础》,见《存在主义: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到萨特》,考夫曼编,英文版,美国世界出版公司,1956年,第268—269页。

正是这种致命的混淆使存在的问题在西方思想中失落了,因此,对此一混淆的清理将使思重返那最值得思并在人的天命中必须思的问题。

在中期,即所谓海德格尔的转向时期,海德格尔主要是通过“存在之真”的追问来展开存在这一问题的。即通过对“真”和惯常之“真理”的区分,海德格尔深入探讨了存在的出场与持续是如何发生的。这种思考直接影响到海德格尔的艺术思考,艺术被看成一种真的活动的特殊方式,(详见本书第三章)。

在晚期,海德格尔主要追问的是存在自我发送如何在存在与人之间实现的问题。在此,“相互占用的事件”、“天命”等概念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存在的自我发送被理解为存在与人之间相互占用的事件,此事件是一天命,人以“让-是”者的方式参与了这一事件。这种思考直接影响到海德格尔对“诗”的理解,“诗化”被看作这一事件的根本性质(详见本书第四章)。

一般来说,海德格尔晚期的沉思是在荷尔德林的深刻影响下以“诗学”的样式出现的。

首先,荷尔德林使海德格尔相信本真生存就是人“诗意的”生存,诗意的本真生存就是人本已的源始生存方式,“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人”就是一首“存在之诗”,而人的“诗化活动”正是这首存在之诗的经验事实与见证。于是,对本真生存的深入沉思就有了直接可见的经验事实,这便是“诗化活动”,而“诗”就是这一活动的典范。这一信念使海德格尔的“思”直接转向了“诗”,由此拉开了海氏晚期“思与诗对话”的序幕。

第二,荷尔德林使海德格尔相信,对“诗化活动”(本真生存)的“思”进而对“存在”的“思”只能是“诗意的”。这种诗意之思不是科学的逻辑算计之思,而是一种虔诚的“回忆之思”,是应“存在”之召唤而对“存在”的聆听,是对“存在”之聆听中对此召唤的应答,是在此应答中让“存在”本身言说,道出此言说则宣示出存在之“真”,由此,人得